

从技术工人到影视基地主理人

他盘下10套老房子拍电影



精心布置的20世纪80年代场景。



朱峰(左二)与剧组演员合影。



特色场景吸引编剧团队入驻。

在江夏区乌龙泉街道,一片好像被时光按下暂停键的老社区,正悄然“醒”来。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仿佛跨进了一部泛黄的老电影:墙皮斑驳脱落,露出岁月的肌理;老式缝纫机静立角落,像在等待主人再次踩动踏板;二八大杠自行车倚在墙边,车铃锈迹里藏着多少清脆的叮当声……

这里,是乌龙泉矿社区。在47岁的朱峰手中,这些被时代遗忘的角落,正变成会呼吸的影视场景。而这一切,始于一个普通工人的执着与乡愁。

跑龙套时的 即兴发挥改变命运

朱峰出生于1978年,是地道的武汉伢。1996年,18岁的他从武钢第一技校冷钳专业毕业。毕业后,他顺理成章地进入武钢,成为一名技术工人。那些年,他手中的工具是冰冷的钳具、钢板,与如今摆弄的充满温度的老物件,仿佛分属两个世界。

然而,生活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降临。2011年,父亲的突然离世让他陷入人生的低谷。在那段灰暗的岁月里,电影成了他唯一的慰藉。“一天看一两部,雷打不动。”他从光影世界中寻找共鸣与逃离,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看到街巷的烟火气,从《霸王别姬》中感受到命运的跌宕。一颗关于影视的种子,悄然埋入心底。

命运的安排总在偶然中埋下伏笔。剧组来武汉招演员时,朋友一句“你去试试”,把他推到了镜头前。原本默默站在人群后的他,表演时不知哪来的勇气,用地道武汉话加了句:“哟,拐子,抽根烟来。”

这句即兴发挥,让导演眼前一亮。这句话,像一束光,照进了

他的生活。那场原定“拍一下”的戏,拍了一个多星期。杀青时,他心里有个声音越来越清晰:这才是我想走的路。

辞去武钢的工作,他毅然扎进影视圈。从连名字都没有的龙套,到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《年会不能停》里有台词的角色,再到多部影视剧的外联制片,他在陌生的领域硬是闯出了一片天。

盘下10套老房子 还原旧场景

因为经常满城找景,朱峰对老物件产生了特殊情感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那些被时代“抛弃”的宝贝。

“每一个道具都是好演员。”他轻抚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,眼神温柔。这辆车的主人,是位70多岁的老爷子。“这是他哥哥送他第一天上班的礼物。老爷子身体不好了,托付给我,说要交给懂它的人。”

三年前,朱峰在乌龙泉租下第一套老房子,把这些“演员”请进来,精心布置成第一个年代场景。没想到,这个无心之举,很快吸引了业内人士。宣传片、广告、微电影……订单接踵而至。

“简直是被逼着扩张。”他笑着回忆,从第二套、第三套,到现在十套老房子,每套都定格着不同年代。墙面的斑驳程度、地板的磨损印记、家具的摆放角度,他都力求还原那个年代的呼吸与心跳。

选择乌龙泉,是偶然更是必然。这里是朱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,大量未经改造的老建筑,保持着原始的时代风貌。

“动过的房子我不要,就要原汁原味的。”他的选址标准很固执——只要一楼,“灯位好打,设

备好进”。这些老房子,在他的手下重获新生。

更可贵的是,他给这个老龄化社区注入了活力。组织居民当群众演员,亲自指导表演;一天几十元到两百元不等的报酬,让老人们有了额外收入;剧组的到来,还带动了当地餐饮、住宿消费。

“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了,我走得再远,根还是在乌龙泉。”站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老屋前,朱峰描绘着心中的蓝图:打造更多特色场景,吸引编剧团队入驻研发内容,与文旅项目结合……对他而言,这不仅是一份事业,更是对家乡的深情,对年代的致敬,也是对父亲的一种怀念。“贾玲的《你好,李焕英》触动了我。”朱峰说,“我哪怕再成功,最大的遗憾就是爸爸妈妈享受不到。”或许,将时光定格在这些老场景中,就是他致敬过往、告慰亲人的独特方式。

渴望亲自操刀 讲述更地道的武汉故事

如今,朱峰依然保持着每天看1—2部电影的习惯,但这早已从最初的慰藉和娱乐,变成了钻研业务的必修课。“以前是看故事,学表演,琢磨别人怎么演活一个角色;现在看得更细了,会研究镜头语言、场面调度,学习别人的剪辑手法。”他坦言,自己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演员,他渴望更深入地理解影像叙事,甚至未来能亲自操刀,讲述更地道的武汉故事、身边故事。

他的抖音账号“朱峰的故事”偶尔更新,却从不主动宣传,全靠口碑在业内相传。如今,北上广的广告团队、热门短剧组慕名而来,某知名平台筹备的年代剧也计划前来勘景。拍摄的短剧《不再犹豫》,很多重头戏都在这

里取景。

他的姐姐朱慧琼和姐夫陈功民,成了他的“大后方”,一直帮他打理事务,从场景布置、道具管理到剧组协调,无微不至。“没有他们,我撑不到今天。”朱峰感慨。他的爱人王文娟更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,从辞去稳定工作到全身心投入影视,她始终站在他身后,用理解与包容为他撑起一片天。

儿子今年18岁,正值青春年华。朱峰常说,希望自己的追梦之路能成为儿子的榜样。“我想让他知道,人生可以勇敢追随热爱,哪怕从零开始。”

而他对老物件的痴迷,对年代场景的还原,还源于一位特殊的人——他的姨妈李秋英。作为地道的老汉口人,姨妈常给他讲小时候的故事。这些生动的讲述,如同一幅幅画卷,潜移默化地印在他的脑海里,让他对旧时光充满了敬畏与眷恋。

朱峰感谢乌龙泉街道工作人员对自己创业的帮扶,“我需要什么样的房子,他们尽最大努力帮我寻找。因为拍摄需求,人员进出和道具搬运方便,需要一楼,乌龙泉街道的工作人员帮我去协商”。

虽然家住武昌,但朱峰现在基本上天天都“驻扎”在乌龙泉矿社区。采访当天,他正在基地的70年代场景中拍摄短剧,忙前忙后,既是制片又是演员。

夕阳西下,当天的拍摄结束了。朱峰轻轻锁上老屋的门,却没有锁住里面的时光。他知道,明天还会有新的故事在这里上演。而那些沉淀在砖瓦之间的记忆,将继续在镜头里熠熠生辉——这是一个追梦人对父亲的特殊怀念,也是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。

文/武汉晚报记者程艳 江夏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幸幸 通讯员李雨涵 图/受访者